

遵义文史

谨以此书献给遵义会议八十周年

遵义会议纪念馆

ZUNYI HUIDI YIJIN MUSEUM

接待手记

田兴咏 著



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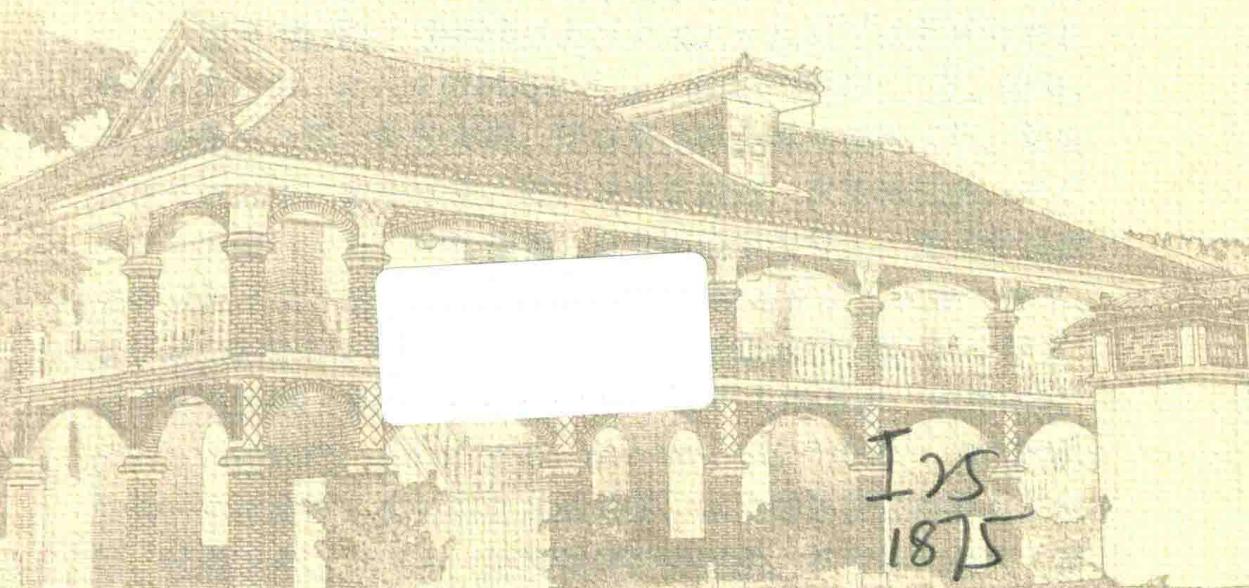
谨以此书献给遵义会议八十周年

遵义会议纪念馆

ZUNYI MEETING JIEXI JIANGGUAN

接待手记

田兴咏 著



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编

遵义文史 《遵义会议纪念馆接待手记》

编辑出版：贵州省遵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

地 址：遵义市汇川区南京路 276 号

电 话：0852-8639118

邮 编：563000

开 本：16 开

字 数：230 千字

印 数：1200 册

出版时间：2014 年 12 月

印 刷：遵义市嘉联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黔新出 2014 年内资准字（遵义市 2014）第 23 号

《遵义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凌华

副主任 谭剑锋

编委 陈晓红 曹建林 赵命容 朱庆跃
苟大明 王进江 胡小远 何琼

总编 谭剑锋

副总编 谢爱临

《遵义纪念馆接待手记》编辑人员

撰稿 田兴咏

审校 费侃如 黄明福

编务 陈运洪

图片提供 遵义会议纪念馆 遵义市新闻图片社

唐猛 田兴咏 王梦鹤 关黔新 等

前 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转折的意义，成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标志。召开此次会议的遵义会议会址，像一颗璀璨的红星，闪耀在祖国的西南，成为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人们向往的地方。五洲四海的宾朋，也不远万里而来。大家重走红军长征路，来此瞻仰这幢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的小楼，一睹它的风采，拾起岁月的珍珠，珍藏在心上。

1962年春，笔者大学毕业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即调到刚建立不久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作采编工作，从此，便开始了36年的纪念馆生涯，直至1998年12月退休。退休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又参加了一些接待工作。

入馆之初，为了收集珍贵的红军史料，便不忘抓紧采访来此参观的老红军，以一个资料员的身份，由此开始接待工作。后来，担负副馆长之职，分管接待，便有更多机会参加接待工作。除出差在外的日子，数十年来，可以说没有放过一次接待机会。三十多年来的接待岁月，所接待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遵义会议参加者及其子女、红军将领、中外名流（包括著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高端民主人士等）。这幢为世人所瞩目的小楼，几十年来，留下这么多名人的足迹，映照过这么多名人的身影，实堪回顾。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的日子，在小楼内外低回缱绻，一往情深。作为一个接待者，将他们在此的感受，以及对往昔红色岁月的回顾，记载下来，不失为一份特殊的历史记录。其目的，是为了留

住历史，留住关于这幢小楼珍贵的记忆。其中许多当事人在现场的回忆，是笔者临场的手记，是第一次披露。这对研究红军在遵义开展的活动以及遵义会议本身，不无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载，并非 1962 至 2000 年间的全部接待手记，只是其中主要部分。另外还有一些党和国家政要、中外名流等，或因当时接待匆忙，未作记录，或有的记录又因时间的久远，有所散佚缺失，故从略。

现将这些接待手记整理出来，并配以相关照片付梓，献给遵义会议八十周年。

本书所记，按参观者来遵义会议纪念馆先后为序。

作者

目 录

第一部分 1960年代

- 2 / 毛泽东长征时期警卫员陈昌奉
- 11 / 革命老人徐特立
- 15 / 红军长征时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周济
- 25 / 贵省长李立
- 28 / 著名学者冯友兰、王力、林庚、尹赞勋
- 31 / 遵义会议参加者邓小平与李富春
- 36 / 报告遵义红军坟红军卫生员名字的钟有煌
- 37 /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

第二部分 1970年代

- 42 / 电影《四渡赤水》剧组
- 45 / 文革中江青派来的创作组
- 49 / 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
- 52 / 贺龙女儿贺捷生
- 54 /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厥文、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全国人大、政协参观团
- 57 / 毛泽东长征时期警卫员吴吉清
- 59 / 周恩来长征时期警卫员魏国禄
- 64 / 张闻天夫人、红军干部刘英

70 /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井泉

73 / 西德共产党代表团

第三部分 1980年代

76 / 红军长征带领部队智取遵义的营长曾保堂

80 /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志光

82 / 美国《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92 / 日本中国近代史学者狭间直树

96 / 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

98 / 遵义籍老红军李锡成

101 / 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权

105 /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童小鹏

109 / 昆明军区政委谢振华

112 / 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政委邓飞

117 / 徒步沿红军长征路线采访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

123 / 日本《朝日新闻》北京特派员加藤千洋

125 / 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

130 / 长征中红一方面军三十位女红军之一李伯钊

136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德生

138 /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

141 / 红军干部团政委宋仁穷及夫人老红军钟月林

145 / 国家主席李先念

148 / 国务委员姬鹏飞

150 /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邓力群

152 / 贵州老革命周林、韩念龙、贾若瑜

156 / 艺术大师刘海粟

- 160 / 红军总部作战参谋吕黎平
162 / 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
164 / 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弗里茨
167 / 遵义会议参加者李卓然之子李延怀
168 / 贵州苗族老红军陈靖
170 / 中国音协主席时乐濛
172 / 日本《朝日新闻》支局长迫田胜敏
176 / 著名画家沈尧伊
179 / 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顾问石川士郎
182 / 毛泽东晚年机要秘书张玉凤
184 / 彭德怀夫人浦安修
185 / 著名军旅作家魏巍
187 / 中央军委机要科机要员杨志宏
189 / 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
191 / 著名作家高晓声、徐兴业、何士光、李宽定等
193 / 遵义会议参加者朱德女儿朱敏

第四部分 1990年代

- 196 / 遵义会议参加者邓小平之子邓朴方
198 / 国务院总理李鹏
200 / 《遵义会议纪实》首发式
203 / 著名作家叶永烈
205 /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209 / 遵义会议参加者凯丰之子何明
210 /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
212 / 遵义会议参加者毛泽东儿媳邵华

- 214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
- 216 /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 218 / 遵义会议参加者毛泽东女儿李讷夫妇
- 220 / 遵义会议参加者伍修权女儿伍一曼夫妇
- 222 / 著名诗人廖公弦
- 225 /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 227 / 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
- 230 / 美国著名作家杨海伦
- 235 / 革命老人谢觉哉夫人老红军王定国
- 237 / 葡萄牙共产党代表团
- 239 / 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
- 241 / 缅甸文化部副部长吴俊纽
- 243 / 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菲利普·肖特

第五部分 2000年后

- 246 / 遵义会议参加者李富春之女李特特
- 250 / 参加红军在遵义开展活动的作家石果
- 253 / 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
- 255 / 遵义会议参加者邓发之子邓北生
- 257 / 外国友人在遵义会议会址留影
- 260 / 后记



第一部分 1960年代

毛泽东长征时期警卫员陈昌奉

一

1963年秋，跟随毛泽东长征的警卫员陈昌奉，应贵州省文化局之邀，莅遵回忆长征时期毛泽东留在遵义的革命往事。他在赴遵前，遵义会议纪念馆已经通过信函，向他了解过有关毛泽东长征时在遵义的住址。当时，他是山东省公安总队长，他在回信中，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了毛泽东当年居住在遵义的旧居及其环境情况。此行是为亲临现场，进一步证实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回忆是否有误。

陈昌奉的记忆真好。赴遵后在我们的带领下，直奔遵义新城古式巷（亦名穆家庙），一路上还讲了一些当年小城的见闻。那时，他还是一个“红小鬼”，不满二十岁，以致二三十年前的旧事，记忆犹新。一踏进古式巷内的青石板小路，他说，没错，就是这条小巷，当年毛主席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小巷内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家里。

迈进高高围墙外一道牌坊大门，陈昌奉站在规整的院坝里，高兴地肯定说，就是这幢楼房，毛主席住在二楼的左面前间，张闻天和王稼祥同志都住在楼上。楼下是他们警卫员和卫生员的住室。

陈昌奉所谓的这个国民党军官系国民党黔军旅长易怀之（少全），为了在川军中领饷，又兼川南边防军旅长。



1958年8月毛泽东与长征时期警卫员陈昌奉（左一）交谈

易怀之上世纪四十年代已经下野，赋闲在家，故解放后未受到冲击。其楼房被收归国有后，一度曾经是遵义市一个看病的门诊部，后为遵义长征公社办公用地。陈昌奉走上楼房指着易宅二楼左前间里对陪同他一道寻访的同行者说，当年毛泽东睡的一张铜床，就是这个旅长家的，他的印象很深。因为毛泽东从没睡过这么好的床。毛泽东在根据地里或在长征路上，都喜欢睡木床，甚至是门板搭的床。这样的床，没有臭虫骚扰，利于安眠。而人家睡过的床，不免有臭虫、虱子之类寄生虫作怪，影响安寝。但毛泽东分得的这间房里，一张笨重的铜床矗立其间，主人逃走时无法搬动，故只好留给毛泽东“享用”了。看来，这间屋子，可能是房东的主卧室。

陈昌奉又对大家说：红军一进遵义，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因为在红军的没收委员会工作，在打土豪时弄到一床虎皮褥子，叫战士送到毛泽东身边，陈昌奉喜悦地将它铺在铜床上。结果，毛泽东进城第一夜便没有睡好觉，因为身下的虎皮褥子太热。次日

晨，毛泽东即对陈昌奉说，赶快取掉虎皮褥子，并告诫陈昌奉，这种东西，你们年轻人更不能用，睡了要掉头发的。陈昌奉收起来的虎皮褥子舍不得处理，一直带在身边，留作寒冬腊月最冷之时给毛泽东用，但到了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五月，天气转暖，而行军转战又嫌拖累，才将它处理掉了。

亲临现场，陈昌奉自然又回忆起一段留在这里的往事。红军在遵义期间，部队开拔前，他因受凉感冒，听人说鸦片烟可以医治。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岁月啊！其时古式巷深处有数家隐藏着的大烟馆，都是老百姓告诉他的。在民众的带领下，他步入一家，吸了两口，呛得要命，头昏昏然之余，将随身携带的毛泽东一只雨鞋（胶鞋）掉在烟馆里。待次日毛泽东行军至城北之运亨桥时，天忽下雨，毛泽东叫陈昌奉取雨鞋，背包里只觅得一只，陈昌奉左思右想，只得赶快乘毛泽东坐骑赴古式巷易宅，不觅。立即转赴他曾经借鸦片解感冒之疾之烟馆。经多方解说，烟馆主人才拿出陈昌奉掉下之雨鞋（烟馆主人想留下红军的物件以作纪念），拿到鞋后，陈昌奉速奔城北之运亨桥。这不能不说这是毛泽东留在遵义的一段插曲。

陈昌奉离开新城古巷易怀之住房后，接着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在遵义会议会议室里，根据提问，陈昌奉向我们讲了当年他知道的一些情况。

遵义会议是三日开会，八日结束，主席十日就离开遵义了。
(陈昌奉的回忆有误)

一日那天我们强渡乌江没有渡过，二日拂晓就打开乌江了。我们跟主席二日过乌江，宿在团溪，第二天从团溪出发很早，三日下午2点多钟就进了遵义城。我记得当时还在下雨嘛。到住房住下，主席吃完饭已经是傍晚，就到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去开会。

四日正式开会。开始是博古讲的，简单讲了讲会议议程以后，大家就提意见，主要是检查离开中央苏区以来的军事行动。第一

天就是这样先摆了摆情况。

第二天（五日），我们才知道是正式开会，不是平常那样只几个人碰碰头。这天开得很长，开到晚上十点来钟。回去的路上，我提着一盏马灯，走过一座石桥（即今新华桥）才到主席住的地方。这一夜主席没有睡觉。

在会上，我记得主席坐的是一把很普通的木椅子，他起来讲话时还比划着手势。主席讲得比较多，很系统地分析了形势，讲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主席还用铅笔写了一份讲话提纲。那是对形势的分析和深入部队了解的东西，还同中央个别同志交谈过。这个提纲我见过，是张毛边纸的，用铅笔写的，还有修改。比报纸还长一点，折成几折，大约纸长80公分，宽30公分，折成W形状。

会议中间，有时听见里面声音很大，还有争论。

会议最后那日晚上，选出毛主席进了中央，大家都说：“就这样，我们都同意！”散会下楼梯时，大家的心情才有些轻松。

当时没有专门的会议服务人员，每个中央首长都是由首长自己的警卫员给添水送饭。开会的时候，我们经常进去看看，送送水。

会场当时不全是椅子，会场靠南面摆了张长桌子，上面放有地图（即遵义会议会议室里的一截小过道，连结外面的走廊）。长桌子过来一点有个小四方桌，上面放首长吃饭的碗，喝水的缸子等用具。当时博古坐的地方还有个小圆桌，有把椅子在旁边（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壁处）。

参观完遵义会议会址，陈昌奉来到杨柳街内的天主教堂。我们对他说，据有关老红军回忆，在天主教堂的经堂里，当年召开过红军干部大会。陈昌奉站在五颜六色的花玻璃窗棂下，对大伙说：我来过这里，是陪主席来的。在这里召开的干部会我记得是九日下午一二点钟开的会。参加会的是直属机关科长以上，军团是营长以上的教导员、支部书记。当时叫活动积极分子会议，有

三四百人，里面都坐不下，外面空处都有人。

主席在干部会上讲话没有用提纲，分析了形势，讲了错误路线的实质。主席作了个比喻，我记得最牢，说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红军同敌人打仗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随时都被狗咬着不放。”还讲了我们为什么从江西出发老跑，不敢同敌人打仗，不是去消灭敌人，而是一打就走。还讲了不要光看困难，要看到全国有利的形势。

毛主席讲话的时间大约有两个钟头。主席讲完话，就走了，以后好像刘伯承还讲了话。

会场很简单，原来就有些念经时的长条凳，有个讲台，台子不高，讲台上也没有桌子，也没有挂什么横标。

午餐后，陈昌奉在下榻的遵义宾馆休息一会，我们又陪着他来到红花岗的“万人大会”会场。

所谓“万人大会”，是红军进入遵义后召开的一次盛况空前的群众大会，是遵义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集会，震动全城，因人数多，而被百姓盛赞为“万人大会”。

陈昌奉来到当年开会的会场，凝目远眺了一下不远处青翠的红花岗，当即说，群众大会大约是六七日开的，是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开的，不是遵义会议结束以后。为什么要开群众大会，不是为着遵义会议结束向群众宣传遵义会议的决议，而是为了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要建立川、黔、滇根据地。

群众大会一般是由政治部召开的，记得当时毛泽民是没收委员会的主任，没收了地主土豪很多东西，毛泽民讲要开个群众大会，打土豪发动群众。

在群众大会上，主席讲话不到一个钟头，主要讲了形势，号召建立革命根据地，要团结起来，要抗战；也讲了干人为什么当干人。主席说，你们贵州为什么干人那么多，就是受地主的压迫。主席讲完话，就走了。大概毛泽民还讲了话，以后就散发东西。



当时开会的会场也很简单，有个台子，台子不高，台上有桌子，不是专门的桌子，是用门板搭起来的，旁边挨着学校，就用学校读书的桌子，上面架门板。记得有个横标“遵义县群众大会”，用竹竿穿起来架在台子前面。

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还号召成立工会、商会。陈昌奉还到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去过。

二

陈昌奉在遵义停留两日，由贵州省文化局负责同志陪着下到遵义县鸭溪、桐梓、习水土城等地（连续回忆毛泽东经过这些地方留下的点点滴滴革命往事）。离遵前，我们在他下榻的地方又进行了一次采访，根据我们提问，他断断续续谈的一些情况，整理如下：

我们是从广西进入通道的，在通道没有召开军委会议，可能只是议论、酝酿，不是正式开会。

主席没有到通道县城，离县城有三五十里路，我记得从山上翻下去，到了一个地主家里，正好这家地主娶媳妇，摆了酒席，人都跑了。其他同志说，这是敌人有计划布置的，菜里放有毒药，大家都不敢吃。我说敌人吓得只顾逃命，还有什么计划？我说我先吃，没有问题你们再吃。我就先吃起来，吃了很多鱼、鸡，也剩下很多准备给首长和其他同志吃。结果吃了什么事也没有。在这里，我还弄了个小花格子夹被。

军委会议是在黎平开的，这是正式会议，决定是同二方面军会合，还是向贵州进军。王明、博古他们离开根据地就不能打仗，总想同二、六军团会合，去找一个安定的环境。主席的军事思想是不要把几十万国民党军带到湘鄂西，要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消灭敌人。主席说：我们从中央苏区出来了，不要又把敌人引到那